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春阿氏謀夫案 第七回 蓋九城請究陳案 烏翼尉拘獲普雲

話說鈺福等，正在談得高興，忽見一人走過，會了祥某的茶資，約同著去看熱鬧。德樹堂聽了此話，不勝驚疑。暗想阿氏過部，怎麼這般快。莫非阿氏口供，已經確定了不成？因向神眼在福丟個眼色。鈺福會意，讓了回同坐的茶資，同著德樹堂走出茶館。鈺福道：「啊，德子，你給我參謀一回。我不是愛犯財迷，莫非北衙門裡，阿氏圓供了嗎？」德樹堂道：「若真定准了謀害親夫，咱們的話，就算押寶押紅啦。」德樹堂道：「狗咬尿泡，不用瞎喜歡。案子到部裡，翻案的多著呢。如今的年月不像從先。早年營翼辦案，滿是一個套子。辦案之先，先跟科房先生商量好了。臨到過部，那部裡科房，也是通同一氣。定案之後，連兵部辦保冊的，都是一手。你說那個年頭兒，有多麼好辦哪。如今你東奔西跑，費九牛二虎的火車勁，臨完了的話，還不定怎麼樣呢。漫說這宗事，就是破出死命，拿獲盜案的事，也許在部裡翻供。及至於有了保舉，也是官兒在頭裡，咱們得倆錢，究其實的話，你說是誰的功勞？」鈺福道：「我說的不是這個。我想阿氏一案，街市喧傳，都是疑范氏所害。獨我一人，偏說是春阿氏。別說旁人，就是烏翼尉全鬧猶疑。如今北衙門裡，業已問出口供，雖說是渺渺茫茫，未見的確，然而揣情度理，不是阿氏所害，那麼是誰呢？若說蓋九城的話，不過是穿飾打扮，有些妖氣，其實也沒什麼。」德樹堂道：「話不要這樣說。一言四口，駟馬難追。走錯道回得來。說錯話回不來。現在一萬人中，足有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說是范氏，獨有你我，按葫蘆掏子兒，偏偏的犯死孽兒。要據我說，咱也得摟著來。不是別的，丟面子事小，保飯鍋實大。我勸你不用提了，以後得了消息，隨時報告。見了連二他們，也不必抬槓鬥嘴，圖什麼為這個得罪朋友呢？」

二人一面說話，已來至帽兒街西口，望見翼裡槍隊，並甲喇達德勒額等，皆在衙門對面小茶館的門首乘涼。見了鈺福等，道說辛苦。鈺福亦陪笑問道：「天這般早，就這裡候著裡呢？」德勒額道：「事沒法子。昨天翼裡頭，傳的是辰刻嗎。」

說著，有左履小隊，帶著文光，范氏等一千人證，進了角門兒。鈺福道：「你忙什麼！得什麼時候走？怎麼的話，我得治餓去。」德樹堂道：「你忙什麼！天沒到晌午呢。」鈺福搖首道：「不成您那。昨天晚上，我就沒吃飯。為著不要緊的事，鬧了一夜，不但沒吃，而且沒睡。回頭天橋的話，我可不奉陪了。」說著，進了茶館，因為當差日久，常來北衙門送案，所以茶館中人，都極熟識。這處茶館，也沒有旁人喝茶，左右是提署當差、營翼送案的官人；這處茶館，也沒有來此探監的人；或是衙門裡頭，有外看取保的案子，都在茶館裡頭去說官事。

鈺福、德樹堂等，俱是熟人，將一進門，伙計就過來周旋，忙著沏茶，又打聽阿氏的案子，究竟是怎麼回事。德樹堂隨聲附和答了幾句，忽見門皂常某，同著幾人進來。衣服打扮，俱是鄉人模樣。進門要壺茶，坐在一張桌上，在右回顧的，啾咕半日。鈺福道：「常爺，什麼事這樣呵？」常某轉過頭來，看見鈺福在此，叫過伙計來，便讓茶錢。鈺福謙讓一回，還是常某給了。鈺福稱謝道：「爺們兒什麼事？這樣忙和？」常某見左右無人，走至鈺福耳邊，悄聲道：「這幾位是東直門外的朋友，被賊所攀，先在東直汛收了半個月。昨天有朋友見我，討保出來的。」因見德樹堂在旁，又問起阿氏事來。鈺福把前前後後，述了一番。常某連連贊好，又道：「少不了你，得下賞來的話，別忘了我。」說著答答訕訕，又向那桌上去了。鈺福一面說話，已令伙計烙過餅來，與德樹堂二人吃了。一時德勒額等，自外進來。嚷說車已來齊，立時就要起身，鈺福等忙的出來。

只見看熱鬧的人，人山人海，你擁我擠，有如看會一般。

少時把春阿氏帶出來，見她梳辮子身穿白布褲褂，福字履鞋，帶著手鐐腳鐐。粉頸之上，帶著極粗的鎖練子。有槍隊官兵等哄用閒人。先有一個官兵，上車臥底。隨有官兵把阿氏攙上車去。阿氏之母，也隨後擁出。那些看熱鬧的人，因見報紙所載，皆替阿氏不平。今見這般光景，紛紛議論。有說是蓋九城害的，有疑是普雲害的。更有那少婦長女，見春阿氏這般的慘，為這墜淚。那些官兵，一個個狐假虎威，連呼帶嚷。甲喇達德勒額等，帶著文光等一千人證，並有本旗佐領辦事的官人，帶著投呈保片，隨後相隨。文光是赤紅臉，兩撇黑鬍子，穿一件半舊的兩截褂兒。瑞氏、托氏，俱是隨常衣服。范氏是頭挽旗髻，穿一身花布褲褂，標緻異常。看那面上顏色，頗有得意之態。

阿氏、德氏母女，車在前行。文光等坐車在後。定在刑部對面羊肉館門外會齊，只見那官兵槍隊，盛盛武武的，喝道驅人。

看熱鬧的鼻酸眼辣，觀之不忍。一個喚聲歎氣的道：「中國官事，這樣殘忍，不何知年何月才見青天。」更有忍不住氣的人，語言激烈，開口就罵。有罵問官受賄的，有罵差役不仁的，鈺福等跟隨在後，聽見這般議論，只好裝作不聞。走至大街，德樹堂向鈺福道：「你聽見沒有？你我二人，也在挨罵之內。你說這宗議論，可怎麼好呢？」鈺福悄聲道：「世上的事，左右是那麼著，糊裡巴塗，也就算完了。這宗議論，也不是有見識的人，他們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若非是報紙走哄，就便把阿氏副了，他們也不知其故。碰巧還拍掌稱快，傳作奇聞呢。」

二人一面走路，一面談論，又探頭探腦的，細察阿氏神情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文光等隨著左翼原辦，到了刑部門首，候著官兵槍隊，把阿氏母女送進衙門去。站在牆陰之下，扇扇乘涼，專等文書投到，傳喚過堂。工夫不大，只見甲喇達德勒額自內出來，俏向文光道：「這裡您托了人沒有？要不搭個天橋，恐怕報紙上一嘈嘈，就要翻案。那阿氏的口供，問著很難。昨在提督衙門，就是勉強著書的供。先前過堂時，阿氏至死不認。我聽轉子常說，好費手啦。跪鎖上腦，刑法都用遍了，急的座上問官，無法可問，遂將阿德氏帶上，撇開了一收拾，好容易死說活說，才把女兒說好，對對數數的，把口供畫了。如今過了刑部，您要是不托人的話，可就完啦。」鈺福也湊至跟前，唧唧噥噥的問道：「訂親之時，您怎麼不睜眼呢？」文光歎口氣道：「提起話兒長。事已至此，不怕你二位笑話，錯非是親上作親。娶她那一天，也就成了詞啦，一來她扭頭別頸，不肯歸房，二來風言風語，我聽了好些個。我若不怕丟人，也早就休了。」鈺福是有心探問，看了看左右無人，悄聲道：「事已至此，你也不用隱瞞。既知道阿氏不正，早該把姦夫指出。日子一久，姦夫可就走了。」文光皺眉道：「話雖如此，我也指出誰來，不過風言風語，說她不正。究竟同誰不清楚？誰幫她下得手，我是絲毫不知。那天夜裡，若非小妾叫我，我還在夢中呢。」說至此處，忽見有言人走說。」阿氏母女，大概是收在北所司務廳裡，傳喚原告呢？」

文光聽了此話，向鈺福二鞠躬，說是回頭說話兒。遂同了德勒額，隨從那官人進去。到了一處院落，冷氣森森，寂無人語。有皂隸高聲喊道：「帶文光。」文光戰戰兢兢，走至公室以內，垂手侍立。公案之後，坐著位年約四十，面如古月，兩撇黑鬍鬚的官員，左右有書班皂隸。望見文光進來，高聲喝道：「你是哪一旗哪一牛錄，細細報來。」文光道：「旗人名叫文光，是鑲黃旗滿洲，普津佐領下的領催。」問官道：「你兒媳阿氏，說親是誰的媒人？你兒子春英，是誰給害的？死時是如何情形？你要據實供來。」文光答應聲喳，如將根由，按著以前所供的，細回一遍，隨有旗佐領的辦事人，投了保結，帶了文光下來。然後一起一起的，把瑞氏、范氏籌，挨次問過。

查與送案口供並無不合之外。仰告一千人證，下去聽傳。福壽德勒額等，帶領官兵槍隊回去交差。鈺福把沿路見聞，也回去報告。文光、范氏等恐怕原述的口供，不能立時治罪，少不得日夜研究，托人弄槍，好令春阿氏凌遲處死。瑞氏是疼愛孫子，痛惜孫媳，又因報上記載，皆替阿氏聲冤。街巷傳聞，亦說范氏不正。老年人心實好氣，不免于家庭之間，鬧些麻煩。托氏因兒子被害，兒媳投缸時，自己並未在場，未免也有些生疑，因此家庭骨肉之間，在默默無形中，皆不和睦。那一些瑣瑣碎碎，鬧話流言，不屑細說。

這日刑部已把此案分在山西司，行文本旗，傳喚文光等，到部廳審。文光帶了范氏、並托氏、春霖等一齊到案。那刑部司員，因為報紙喧傳，不能不加意慎重。分司之後，先把送案的原文，細閱一過。然後才開庭審訊，這位承審司員，姓宮名，表字道仁，

是恩科舉人出身，為官清正，審判極明。不管甚麼重案，一到宮道仁的司裡，沒有不即日間清的。因此尚書葛寶華，侍郎紹昌，皆極倚重。今因阿氏一案外間報紙上頗有繁言，所以宮道仁更加注意。當日升了公座，提取春阿氏過堂。先把阿氏上下打量一回，見她兩道似乎非瘦的籠煙眉，一雙半醉半醒的秋水眼，腮如帶愧，唇若含嗔，羞羞澀澀的，跪倒案前。

宮道仁見此光景，心裡好生疑惑。暗想我為官多年，所通謀害親夫，或因奸致死本夫的案子，不知凡幾。無論他如何兇悍，到了公堂之上，沒有不露出幾分形色的，怎麼這個婦人，這樣自如，莫非是被人陷害，屈打成招嗎？因問道：「你現在多大年歲？」皂隸亦喝道：「你今年多大歲數？」阿氏低頭道：「十九歲。」宮道仁道：「你把你丈夫怎麼害的？你要據實說來，」阿氏遲了半晌，細聲細氣回道：「那天我行情回來，忽然一陣迷糊。一心打算尋死，不想我丈夫醒了，我當時碰他一下，不想就碰死了。」宮道仁搖首道：「不能。不能。你說的這樣話，朦不得人。無緣無故，你為什麼尋死呢？」阿氏又回道：「我想我活著無味，不如死了倒乾淨。所以那日晚上，決定要尋死。」宮道仁道：「案到這裡來，不比別處。你若說出實話，我可以設法救你。你若一味撒謊，或是胡拉亂扯，謀害親夫四個字，實在打不得。你若說出真話；誰把你丈夫害的，一定要誰給抵償，把你脫出來，不干你事。一來你丈夫的仇，你也給報啦。二來你母親，也免得著急。你放著節孝兩字，不留個好名，偏要往謀害親夫的罪名上說，這不是糊塗人嗎？」

皂隸亦勸道：「老爺這樣恩典，你還不實說嗎？」阿氏聽到此處，嗚嗚的哭了。遲了半日道：「我是該死的人，此時只求一死，大人不必問了。」說罷，淚流不止。宮道仁再三詢問，仍然不說。問到極處，只說是惟求一死，請母深究。急的宮道仁無法可問，看她情形，實不似殺人兇犯。有心用刑，又有些不忍。隨令左右皂隸，先將阿氏帶下，將范氏帶上。宮道仁察言觀色，看著范氏神情，頗不正經。遂問道：「春英被害，你看見沒有？」范氏道：「春英被害時，我已經睡熟了。因聽院子裡有人的腳步聲兒，當時我以為有賊。又聽西屋裡喊了一聲，所以提燈出來，才知是春英被害。」宮道仁道：「春英之死，你既然不知道，阿氏投水缸時，你總該知道了罷。」范氏道：「阿氏跳缸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從屋內出來，我丈夫文光，亦隨著出來了。他到西房去瞧，才知是出了逆事。當時我喊叫丈夫，先把阿氏救出，回她因為什麼下此毒手，後來我丈夫報官，把阿氏的母親德氏帶官，這就是當日情形。」宮道仁道：「你說的這宗情形，是真話是假話？」范氏道：「家有這宗逆事，豈敢再說假話。」宮道仁冷笑兩聲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那日你聞聲而起，怎不到上房去呢？偏偏你丈夫往西房去，你便往廚房去呢，想來是殺人之初，你必然知道，不然，怎這般湊巧？」范氏遲了半日，強答道：「事有湊巧，橫豎是春英被害，神差鬼使，領我們去的。」宮道仁哈哈大笑，望著范氏道：「這些暗話，你休得瞞我。你說的既這樣巧，我問你殺人兇器，你是怎麼藏的？」范氏發怔道：「兇器，兇器我如何知道？人不是我害的，雖說是從我屋裡翻出來的，究竟是誰放的，連我也不知道。幸虧我睡的機警，不然那兇手進去，還想要害我呢。大概是我一咳嗽，把他嚇跑，因此把兇器放下，亦未可知。」宮道仁道：「你這樣狡展，實在可惡。難道你兒媳阿氏為什麼殺人，你也不知道麼？」范氏道：「殺人為什麼，我哪裡知道。就請大老爺，追問阿氏。阿氏不說，還有她母親呢。素長素往，他們就鬼鬼祟祟，不干好事。當初我們親家，就是上吊死的。深裡的事，我雖然不知道，揣度情理，定是阿德氏逼的。向來她們母女，專想著害人。我們家裡，合該倒運就殺了。又說阿洪阿之死，並未經官，是親友私合的。又說阿氏幼時，家裡不知教育，女兒人家，終日際唱喝喝，不作正事。除去替花塗粉，撒嬌作態之外，一無所能。」這一席話，口齒伶俐，說的宮道仁也愣了。暗想這個婦人，可真個兇悍，她既把陳案勾出，便可以證明阿氏定然是謀害親夫了。因笑道：「你說的這樣玄虛，莫非你兒媳養漢，被你看見了不成？」范氏冷笑道：「看見做什麼，自她過門以後，不肯與春英同房，那就是可疑之點。

大老爺這般聖明，何用細問。」言道仁道：「好一個陰毒婦人！

我這樣原諒你，你竟敢一字不說，還任意的污蔑人。這真是誠心找打！」因喝皂隸道：「掌嘴！」左右答應一聲，走過便打。范氏冷笑著道：「打也是這樣說，難道殺人兇手，還賴在我身上麼？反正這光天化日，總得講理。」皂隸喝著道：「快說，再若不說，可要掌嘴了。」范氏發狠道：「到這說理地方，不能說理，我亦無法了。」宮道仁道：「你怎麼這般刁惡？

再若不說，我連你一齊收下。」范氏道：「收下便收下，難道兒媳婦謀殺本夫，還連帶著婆婆一同治罪嗎？」宮道仁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阿氏過門後，孝敬你不孝敬你？」范氏道：「孝敬我也是面子上，我婆母丈夫，跟我姐姐，全是忠厚好人。我這眼睛裡不揉沙子。論起理來，她豈肯孝敬我。過門以後，我們是面和心不和。我同她雖不理論，她見我知她底細，她如何不恨呢。」宮道仁道：「你說的這般的確，阿氏的姦夫是誰，你能指出來麼？俗語說：捉奸捉雙。你既說阿氏不正，就該有憑據才行。」范氏道：「這憑據我是沒有。她若同誰有事，她豈肯告訴我呢。慢說是婆婆，就是生他的母親，她也不肯實說呀。」

宮道仁道：「這是揣度的話，不足為憑，你指出證據來，便可以按法論罪。若無證據，你們全家老幼就皆在嫌疑之中，又不止阿氏一人了。」范氏道：「老爺若問這節，須究問我姐姐，親事是她的主意，外甥女是她的外甥女。是好是不好，我如何能知道？」宮道仁道：「你既說根底好壞，你都知道，此時又翻過嘴來，往你姐姐身上推，顯係信口撒謊，不招實供了。」

因斥左右道：「打！」范氏聽一聲打字，忙又辨道：「我說的不實，您問我姐姐，便知是實是虛了。」宮道仁道：「這一層也不必問，指不出好夫來，定然是案中有你。」說著又喝道：「打她！」皂隸答應一聲，因為范氏口供，異常狡展，又兼她的像貌，有些兇悍之氣，先聽了一聲打字，一個個摩拳擦掌，恨不得七手八腳，打她一陣，方出此不平之氣，因礙著官事官差，不敢露出。今見坐上司員這樣生氣，遂過來一聲喝喊，拍拍拍拍的，掌起嘴來。打得范氏臉上，立時腫起。順著嘴嘴角，直流血沫。嗚嗚的說道：「打也是這樣說，誰叫是暗不見天呢！」

宮道仁道：「你不要口強，慢說你這刁婦不肯承認，就是滾了馬的強盜，也是招供。」因喝左右道：「帶下去收了。」左右一聲答應，登時帶下。

座上又傳帶文光。工夫不大，只見領催文光自外走來。見了宮道仁，深深的請了一安，皂隸喝聲跪下，文光低著頭，規規矩矩的跪在堂上。先把姓名年歲，報了一遍。隨又將親上作親，幾時迎娶，並春英夫婦，素日不和，以致二十七日夜出，出了謀害親夫的事情，並於何時何處報了官廳的話，細問一遍。

宮道仁道：「你說的話，我已經明白了。但此案真像，全不是那麼回事。你兒媳阿氏，本是清清白白的一個女子。你是為人父母的，乃竟敢隱瞞真情，庇護淫妾，勾引姦夫入室，殺死親子，陷害兒媳。你這妄告不實的罪過，你曉得不曉？」文光聽了，猶如涼水澆頭的一般。遲了半日，方敢抬頭回道：「領催實不曉得是實是虛，是真是假。只就我目睹的狀況，呈報的官廳。至於兇手是誰，我想三更半夜，只是他夫婦同室。小兒之死，不是阿氏害的是誰。至於其中是否有別的原故，還求大老爺明斷，領催是一概不知的。」宮道仁拍案道：「胡說！你說是阿氏所害，為什麼那把切菜刀，可藏在范氏屋裡呢？」文光道：「領催不知，只求老爺公斷。」宮道仁道：「知與不知，卻是小事。足見你管教不嚴，太沒有家法了。」文光遲了半日，無話可答，料著方才范氏，必定招出什麼，所以座上有此一問。

有心要探探口氣，又不敢開口，只得乞求問官，秉公裁斷，務將原凶究出，好與春英報仇的話，敷衍幾句。宮道仁聽了，納悶的了不得。暗想春英之死，是不是范氏所害，連他丈夫文光，也不知底細麼？因問道：「阿氏的姦夫，現在哪裡？你若指出名姓來，必予深究。若如此閃閃的的的，似實而虛，實在是不能斷擬。」

文光道：「小兒住室，只有他夫妻兩口，並無旁人，半夜裡小兒被殺，若不是阿氏所害，他看見有人行兇，定要聲嚷。

既於出事未見聲嚷，乃於事後，反去投水缸，若不是畏罪尋死，何能如此。老爺要仔細想情，替我報仇。」宮道仁道：「你說的卻也近理。但阿氏面上，並沒有殺人凶色。阿氏身上，又沒有殺人血跡。既是殺人時，你沒看見，那殺人兇器，又沒在阿氏手裡。動凶的原犯，焉能是她。即或是她，也必是有人虐待，把她逼出來的，或是另有姦夫脅迫出來的。不然，阿氏的擊傷，又是誰打的呢？」文光道：「未過門時，我見她端端正正，很有規矩，所以我極疼她，過門以後，我母親也疼她。」

我們夫婦，待她同女兒一樣。誰想到用盡苦心，哄轉不來，她終日哭哭啼啼，無病裝病，獨自坐在屋裡，也是發愣。院裡站著，也是發怔。還不如未作親時，到此間住，顯著喜歡呢。此中緣故，我以為夫婦不投緣，以致如此。然察言觀色，素常素往，並沒有不和地方。只是過門後，小兒與阿氏兩口兒，並未合房。初以為春英愚蠢，好用工夫練武。後來內子對問，敢情是兩不能怨。雖說她沒有劣跡，可是既將小兒殺死。她那素日的心思，亦就可想而知了。」宮道仁道：「這些情形，文范氏知道不知道？」文光道：「知道。」宮道仁冷笑道：「她知道怎麼不說？難道你一家人，夫婦還兩樣話嗎？」文光聽了一怔，不知方才范氏供的是什麼話，因隨口亂應道：「這些事情，家裡都知道，豈能說兩樣話呢。領催有一字虛言，情甘領罪。」

宮道仁道：「是了。這句話你要記下。」說著，反手一擺，皂隸喝道：「下去聽傳罷。」文光連忙站起，規規矩矩的退了去。

宮道仁一面喝茶，看了看送案公文，正欲呼喚左右，喚托氏回話，忽見有皂隸走來，回講堂官來了。宮道仁不知何事，暗想這半天晌午，又不是堂期，堂官有甚麼要事來署？一邊納悶，忙著退了堂，整了整領帽袍，退入休息室中，跟隨著同寅司員，直上大堂，見尚書葛寶華童顏鶴髮，滿面白鬚鬚，穿一件藍色葛紗袍，頭戴緯帽，紅的的珊瑚頂，翠鮮鮮的孔雀領，戴著極大眼鏡，坐在堂上，一手拿著報紙，正在查閱新聞呢。

宮道仁站在一旁，靜候葛尚書轉過頭來，方才走過作揖。葛尚書忙的還禮，摘下眼鏡來道：「阿氏的案子，問的怎麼樣了？」

宮道仁見問，忙把阿氏口供，並范氏的形色可疑，現已收押的話，細回一遍，葛尚書點了點頭，一手拿了報紙，遞與宮道仁道：「你看，報紙這樣嘈嘈，我也是不放心，所以到衙門來，似乎這宗案子，若招出報館指摘，言官說出話來，可未免不值。」

宮道仁亦陪笑道：「司員也這樣想。全此案中真像，非用偵探調查，不能明晰。若僅據阿氏口供，萬難斷擬，」葛尚書道：「是極是極。我們堂刑的人。若把案子定錯，實於陰鷲上有虧。若據閣下所說，我也就放心了。」宮道仁連連答應。葛尚書一面喝茶，一面叫皂隸出去，請了堂上的司員來，先與左右翼，內外城巡警總廳，並各處偵探局所，繕具公函，求各機關幫助調查，以期水落石出。堂主事沈元清，連連答應，又笑回道：「昨天紹堂已經給各處機關發了函去，大人既欲寫信，不如給各處行文，叫他們嚴密調查，以清案源。」葛尚書連連贊好，又囑道：「閣下就趕緊辦稿，另叫各界人士，指出錯謬來。」

方為合法。如今朝廷上銳意圖強，力除舊弊，倘書役皂隸們再有虐待犯人及受賄徇私等情，必須查明究辦，勿稍循隱。」沈元清連聲答應，隨即辦了堂諭，貼在壁上。又有各司的官員，回了回各司案件。葛尚書挨次看過，又因阿氏一案，囑咐宮道仁格外細心，然後才乘轎回宅。不在話下。

單說左翼尉烏珍，自阿氏過部後，因見報紙上屢屢指摘，一面與市隱、鶴公、普公、福壽等日夜研究，一面督飭探兵，秘為採訪。這一日連升來說普津之弟普雲，確與蓋九城有些嫌疑，請即拘案等語。烏公聞了此信，正在思索，忽有蘇市隱同著一個鬢髮皆白的老人進來。此人有六旬以外，穿一件藍紗大褂，足下兩隻雲履，載著深黑的墨鏡，手拿一柄紈扇，掀簾走進。烏公站起來，忙與市隱見禮。市隱笑指道：「這是我的至友原淡然先生。這就是烏恪謹先生。」二人彼此為禮，各道久仰。市隱道：「阿氏一案，原大哥很給費心，他同普津、文光，俱都相好。」烏公稱謝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我們的差事，叫大哥費神了。」說著，分賓主讓座。僕人送上茶來。市隱道：「秋水沒來麼？」烏公道：「自前次來信後，至今沒來。春阿氏送部的那天，我特地去拜他一回，誰知他不忘舊惡，竟自擋駕沒見，你說這個人這樣悖謬：叫我怎麼辦呢？那我我請你來，你又功課很忙，不肯騰個工夫，給我說合說合。鬧到而今，我也沒有法兒了。」淡然道：「秋水是哪一位？」市隱道：「原大哥的記性，可實在太壞。那日我同你提過，我們同人，因為他這宗地方，常管他叫荒公，又管他叫傻子，不管是什麼事情，他發起暈頭悖謬來，無法可治，成年累月，掣出糟錢，設立學堂捐些個，辦報館賠些個。作官他辱罵堂官，待下人他要講平等，茶天酒地裡要逞豪華，到了金盡囊空時，他還要恤人之貧，濟人之急。那種種荒謬地方，就不用提了。」淡然猛悟道：「哎，是了，不錯不錯，他是小兄弟，我們要格外原諒，不加計較才是。」烏公陪笑道：「兄弟也未嘗計較。那日小菊兒衛衛驗屍，他同市隱哥一同去的，當日回到舍下還在本翼公所聽了回口供。後來我托人調查，人人說阿氏冤屈，范氏可疑。他給來一封信，說阿氏殺夫是真，笑我們無故生疑，沒有定見，信內信外，刻薄了我兩句。從此就沒管。兄弟的意思，因為疑點甚多，惟恐屈在好人，所以才托人調查。據他一說，確乎是阿氏所害，無有疑義。可是原來函內，並無證據。淡翁想情，兄弟當如何處治呀！一來我們翼裡，對於這宗案子，本是過路衙門。再說是審問裁判，都有刑部主持，冤與不冤，我們是沒有力量的。你想秋水荒謬不荒謬？」淡然點頭道：「年輕好勝的人，大都如此。這阿氏一案，他只知其外，不知其內。兄弟與文光、普雲，全都熟識。大概情形，瞞不得我。上月兄弟與市隱在普雲樓上喝酒，因近日納妾的陋習，很談了一回。後來那普雲也去了，我打聽文光的家事，他說的很詳細。那日市隱找我，說是你老先生對於阿氏一案，極為認真，我才敢據實說出。其實與文、普二家，並無嫌隙。不過是因友致友，看著報紙上，這樣嘈嘈一個年輕女子，蒙此不白之冤，不忍不說，不能不說了。」

說著，讓了回茶，便將普雲樓上，如何遇著普二的話，並普二替賃孝衣，當日如何說笑的話，細述一遍。市隱亦接口道：「普二的神情，很透恍惚。不知通電之後，恪謹哥調查了沒有？」烏公正欲答言，忽見瑞二走來，回說：「鶴、普二位大人，普協尉福大老爺，現在公所相候，連升、潤喜等，已將小菊兒衛衛殺害春英的兇手，捉獲送翼了。」烏公聽了此話，說聲就去。連忙著穿衣戴帽，留著原、蘇二人，在此少候。市隱驚問道：「原凶是誰，可以告訴我們不可？」烏公一面更衣，一面笑道：「所獲的就是普二。淡翁也不是外人，您陪著在此稍候，我去去便來。」說著，拿了團扇，帶著僕人瑞二，竟往左翼公所一路而來，要知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